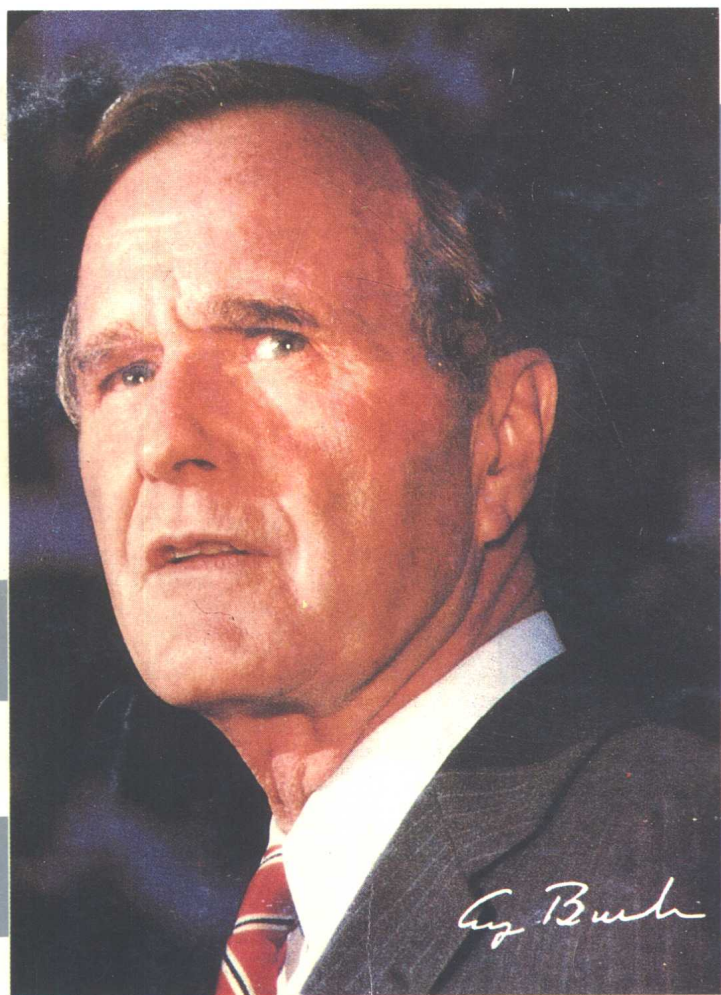


乔治·布什自传

展望未来



乔治·布什自传

展 望 未 来

〔美〕 乔治·布 什 著
维克托·戈尔德

裴善勤 赵苏苏 耿力平 胡新荣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北京

Looking Forward: An Autobiography

By

George Bush

with

Victor Gold

根据纽约道尔布迪出版公司1987年版译出

乔治·布什自传 展望未来

〔美〕 乔治·布什 著
维克托·戈尔德

裴善勤 赵苏苏等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2 插页 8.875 印张 215 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341-5/K·7 定价 3.20 元



1944 年在美国航空母舰“圣哈辛托”号上。我在填飞行日志。

我的格鲁曼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绰号叫“巴巴拉”。

“秘密”订婚之后，1945年1月6日我与巴巴拉在纽约州拉伊市她家乡的教堂里完婚。我是一名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刚从太平洋战场归来。





1967年当选众议员后我和巴巴拉带着孩子们在国会大厦前合影。左起：多萝西、马文、尼尔、杰布、乔治、巴巴拉和我这个休斯敦第七选区的众议院代表。

1971—1973年我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结识了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家。图为我在联大发言。



1974—1975年我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我和巴巴拉在北京期间，自行车是那里最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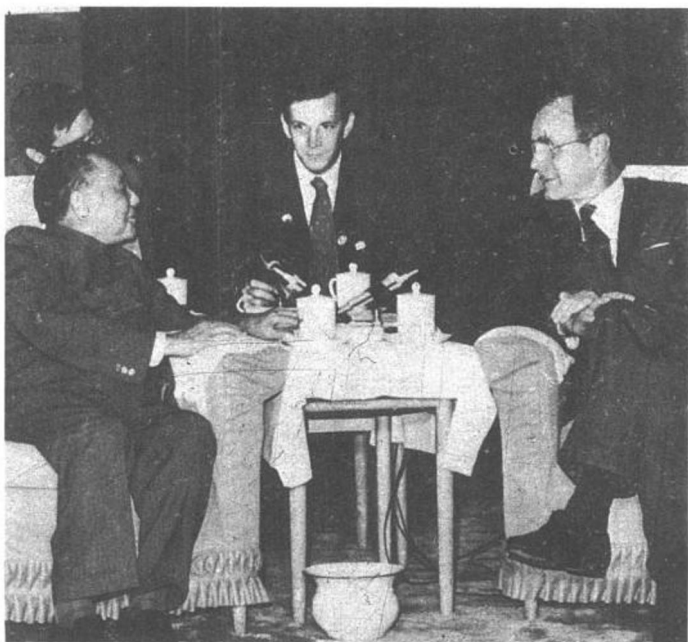
有两次会见使我永远难忘，一次是与毛泽东主席，一次是与邓小平副总理。



同父母在一起。他们的教诲与榜样对孩子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父亲于1972年逝世。母亲现住在缅甸州肯纳邦克波特的沃克角。



我和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研究一份报告。1980年在底特律的代表大会上结成的政治联盟，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我们个人之间的热诚的友谊。



我最愉快的海外旅行之一是作为副总统对中国进行的回访。70年代中期，我曾在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工作。这是我与邓小平在讨论美中关系之前重叙旧日的交情。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
的道德准则指引了我。

作 者 序

就象所有包装食品都标明其所含成分一样，每一本有关华盛顿的书也都应在显著位置列出读者有权知道的它的内容。

我要在此敬告读者：如果您打开这本书时以为它又是一本披露里根政府内幕之书，以为书中尽是些没有公开过的秘闻，比如说椭圆形办公室中的绝密会议、内阁成员之间的意见相左、总统和副总统星期四吃的是什么午餐，那么您翻阅时便会对其中一大半内容感到失望。

事实上，在里根当政以前好几年，我就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书中的有些事甚至早于里根政权50多年。严格地讲，这不是一本“关于华盛顿的书”。这本书讲的事除了发生在华盛顿，也发生在得克萨斯、缅因、博宁群岛和中国，以及华盛顿以外许多其它地方。

1977年1月，我头一次产生了一种其他年逾五旬者常产生的念头：我想向别人讲述我的故事，讲述我的经历。在这以前的10年中，我和我妻子巴巴拉以及我们的亲人，曾万里跋涉，从休斯敦到华盛顿，到纽约，到北京，然后又到华盛顿。

时间简直可以说是再巧不过了。10年，我们整整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休斯敦。1967年1月，我以国会众议员的身份出任公职。1977年1月，在当了一年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我停止了（至少可以说是暂停了）自己的仕途。在这10年中，我宦海遨游。现在需要的只是出版商的一句话：“你想过写一本书吗？”我

开始动手，整材料，录磁带。

后来，就象出版一本书常遇见的情况一样，这本书正在写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又对另一件事着了迷，我没日没夜地在艾奥瓦、新罕布什尔，以及其它一些州参加起总统初选来。1980年7月，我成了罗纳德·里根的竞选伙伴，代表共和党参加全国大选。1981年1月，我便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了。

可我仍然想完成这部我已经开了个头的书稿，不管它是政治性的也好，自传性的也好，我从没放弃过写完它的念头。事实上，几年之间这个计划又扩大了，它不仅要包括1967—1977这10年，而且也要把在此之前的年代全都写进去。

我是在中国人所说的“多事之秋”中成长起来的——它包括了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开始。这段时期在书中也应该有所交待，而且也应讲讲那段形成我的生活、价值观念和哲学的早期经历。

《展望未来》，这个书名反映了这样的意图，这本书与10年前我在休斯敦动手写的书稿已大相径庭。但是时代是变化的。有趣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已经发生——不仅是发生在写书的事情上。如果说在商品标签上标明商品实质内容的法律也适用于有关华盛顿的书籍的话，那么《展望未来》这个书名就正好概括了我下面所讲的故事。

乔治·布什

1987年5月于首都华盛顿副总统官邸

“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要向外看而不是向里看；要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首过去；要尽一份力。”

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

（1903—1909年美国参议院教堂牧师）

目 录

第一章	喂，乔治……	(1)
第二章	究竟是什么使你来到了得克萨斯？	(19)
第三章	非A即Z	(57)
第四章	区别介于鸡肉沙拉和……之间	(81)
第五章	酒醉饭饱的职位	(111)
第六章	我收到上帝的请柬	(133)
第七章	总统要问一下	(159)
第八章	我们准备去那儿	(189)
第九章	只有总统座机才在南草坪降落	(227)
第十章	展望未来	(261)

第 一 章

喂，乔治……

1980年夏，底特律。

人们认为，政治就是争取民心 and 奔波——竞选职位和为下个事件而奔波。既然如此，政治就早晚免不了变成坐在旅馆的房间里进行等待。1980年7月16日这潮湿的夜晚，我就是在底特律雷恩旅馆里这样做的，这个旅馆坐落在底特律河边，远处安大略温莎的灯光隐隐可见。我与巴巴拉、孩子们，以及几个朋友一边喝着啤酒，吃着炒玉米花，一边看着电视，等待。

等待另一只鞋掉下来。①

第一只鞋是6个星期前掉下来的，当时我在1100英里外的休斯敦，在我的起居室里。我的竞选主任詹姆斯·贝克召集来各地的政治顾问，讨论我竞选总统的前景。会议于上午10点喝着咖啡开始，只到10时5分，大家就已取得了一致意见：竞选毫无希望，罗纳德·里根会在头一个回合就大获全胜。对此只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那便是我。

“咱们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初选票数都呈升势，”我争辩道，“还可以试一试嘛。”

此刻，一个好的竞选主任必须具备多种优点。他必须是一个能干的管理人。他必须了解所有的竞选者，知己知彼，不仅了解自己这一方，还要了解对手一方。在竞选进入白热化时他必须保持冷静。但是最重要的，他必须能够直言不讳地向他的候选人讲后者不愿听的话。

詹姆斯·贝克是个好竞选主任。那天上午，他带来了一些证据——代表们的非正式评价。“乔治，”他说，“你应该知道何时进何时退。看看这些数字。”

他在茶几上展开文件，不过我不想看。我认为，如果当初是

① “鞋掉下来”，这是一种西方的转喻，意为别人补了自己的缺或职务；等待另一只鞋掉下来指最后结局肯定下来。——译注

根据统计数字来估计可能性的，那我们根本就不会参加竞选。“吉姆^①，”我答道，“我是从不打退堂鼓的，除非败局已定。现在不是改弦更张的时机。”

吉姆摇摇头。“但是，现在竞选的败局已定，乔治，”他指着那些数字说，“只有你一个人对此视而不见。”他把另一套数字放在茶几上，补充道：“再说，咱们的钱也花光了。”

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与里根争雄之事只好作罢。我的总统竞选也就到此为止了。那天晚上，我和巴巴拉请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去我最喜欢的墨西哥风味的莫利纳餐厅吃晚餐，吃了豇豆、玉米面包、辣味肉饼和干辣椒。那顿饭我吃的可不少。每当做出一项决定时我的食欲总是很好的，不管我对这决定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是个起床很早的人，一般都在6点或6点半起床。第二天早上7点，我看了一遍给罗纳德·里根的贺电后，将它发走了。我得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打电话，感谢他们曾为我竞选日夜操劳。

我不记得是谁第一个提到这个想法，但是似乎有2/3的人都问我有无可能结成一个里根—布什竞选联盟。上午在加勒里亚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又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拒绝作评。我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全力以赴地竞选总统，现在我内部的机器还无法这么快换档。我需要退到一边，冷静一下，把事情理出个头绪。

此外，我知道，副总统提名不是通过竞选去争取的，它是被点名道姓指定的，而指定者则是总统提名人。

① 詹姆斯的昵称。——译注

1968年在迈阿密滩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威斯康星的众议员比尔·斯泰格尔和一些好心的朋友与汤姆·杜威、约翰·布里克等党内领袖，曾商量让我作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伙伴。尼克松作为总统提名人既然已如板上钉钉了，他就开始征求意见，考虑副总统的提名人选了。事后我们得知，他当时已经定下来与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T·阿格纽联手。但是尼克松知道，有必要先秘而不宣，吊吊大家的胃口，好使采访党代会的新闻记者们保持兴头，也好让电视观众觉得有趣。

有几家新闻机构的观察员曾说尼克松很可能选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作伙伴。理由是，林赛是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对年轻的选民有号召力。但是大多数代表都认为林赛太自由了。人们要求提名一个年轻的共和党新人，由于我是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又有东部的家庭纽带，所以人们说可能会选中我。

这种说法是不会让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听着不痛快的，哪怕这只是探测性的放放风——那年对我的这种说法还确实是放风。在党代会之后的列队接见中，尼克松特意向我解释了他为什么没选我。

“你的竞选搞得挺不错，乔治，有条有理，”他用一位老职业政客的冷静口吻说，“不过你明白……我实际上是不能挑选一个只有一任资历的众议员的。”他是对的。我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新人，在全国大选中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

1974年尼克松辞职以后，杰拉尔德·福特仔细地斟酌了副总统的人选问题，人们又提出了我的名字。这时我已经有些资本了。我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当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在州长与全国委员会委员中进行副总统人选民意测验时，我所得票数居第一位。这回我确实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白宫的接线员拨来的。